

# 神奇人物梅樂斯

(下)

● 費雲文 (自由作家, 著有戴笠新傳、民國人物新傳)

## 協助訓練特種警察

戴笠對中國的抗戰和戰後的社會治安維護，深謀遠慮，特別向梅樂斯提出一項由中美合作所協助訓練特種警察的計劃，戴笠說：

「軍統局所以在敵後地區能夠擁有巨大的武力，和優良的成績，完全得力於一批最好的工作幹部，他們就是戰前在杭州警官學校受過訓練的特種警察。而目前敵軍派遣的間諜和漢奸組織人員，遍於內陸各地，如不予以有效的查揭研究，則不但後方的安全受到威脅，而且也將失去很多可以偵訊出來的秘密情報。中國在維持治安偵查罪證方面，過去曾經一度是世界上最前進的國家，但現在停頓了下來，缺少新的科學知識與技術。在戰後，中國應當是世界上最進步的一等大國，更需要受過良好訓練的現代化警察人員。」

梅樂斯深受感動，他覺得：

「戴將軍如此熱切希望為他的部屬予以

現代化訓練，加上他經常特別提到：『要用最進步的方法來緝捕犯人，照料犯人』。足以證明他絕不是如別人所想像的，那樣濫用刑罰、嚴厲恐怖的人。他實在是一個愛國愛民，尊重民主法治的標準中國官員。」

因此，梅樂斯認為：協助戴將軍訓練一批特種警察，授以類似美國聯邦調查局學校的教育，是一種非常合理的服務；而且也對情報的蒐集和保密安全有所助益。

可是，戴笠的這番苦心 and 梅樂斯的想法，卻不為人所瞭解，尤其美國的若干官員，也有提出非議的，美國駐華大使館，甚至強烈的反對，以為是替中國訓練「宮廷衛士」，干涉中國內政。

但梅樂斯基於「中美所」雙方互信互敬的合作友誼，以及「中美合作協定」的範圍，賦予他的職權，仍然極力支持此一訓練計劃。於民國卅二（一九四三）年五月開始籌劃。由美國聯邦警察局選調派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詹森中校 (C.S. Johnston) 率領助手密

尼根少校 (A.J. Meneghin) 等五人，攜帶一

批警察用的科學器材抵達我國，在重慶快活谷附近，成立「中美第九訓練班」。先從軍統局抽調曾受警察訓練的同志四十人，訓練第一期。結訓後，十一人派往警察單位工作。其餘留班擔任第二期的助教。

同年十一月，詹森中校自美國率領各種技術專家卅一人，攜帶大批科技器材及警用圖書來華，戴笠特地選定楊家山附近為新的現址，挑選蘭州、息烽、東峯等班的優秀學生，再在重慶、西安兩地招考有志青年，共五百廿五人，於次（卅三）年一月八日開訓，教授新的課程。

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年三月三日，蔣委員長親臨檢閱。結業後，日軍已投降。戴笠乃簽請蔣委員長將畢業學員分發南京、上海、北平、平津、漢口、青島、廣州各大都市警察局擔任刑事警察與保安警察的基層工作，以科技新知，加強各地警察幹部的素質與陣容，提高辦案的效率。

## 深入敵後襲擊敵人

當日軍進攻桂林、柳州後，前鋒已滲入貴州獨山時；戴笠到了貴陽。梅樂斯駕車前去戴的住處，中途竟然又遇到刺客襲擊，子彈穿過車窗，把一名嚮導人員打死，他又逃過一劫。

在戴笠的住所，他見到剛由南寧來的陶一珊，戴笠派他擔任該地區的游擊隊副司令，負責指揮調度西南地區的「別動軍」各縱隊，「軍統局」的各種游擊、破壞單位，發揮力量，儘量襲擊敵軍，牽制敵軍。於是，梅樂斯、陶一珊、劉鎮芳、倪中尉四人一同向敵後出發。先到鎮遠的「別動軍」第四縱隊部，再到湖南芷江的美軍「十四航空隊」的「第五戰鬥機隊」，使這兩個單位構成情報和行動的配合聯繫，加強打擊敵人。

與游擊隊一同作戰的「中美所」的美國海軍，化裝成平民，生活在一起，戰鬥在一起，令人難以分辨。

當梅樂斯他們四人到達桃花坪「第四縱隊第三分隊」部時，得到情報，日軍的冬季服裝和幾百匹馬，都停留在寶慶附近。於是，馬上通知「第五戰鬥機大隊」，出動戰機予以炸毀。

他們離開桃花坪，夜間向寶慶摸索前進，中途遭遇一隊日軍。他們事先埋伏在道路兩側，等到日軍通過，起來突擊，打死十幾個日軍。

當他們離開設在鎮遠的「中美訓練第二班」之前，就接到「中美所」的美國陸戰隊

劉易士中尉，從前方拍回來的電報，報告「別動軍」第二縱隊，人數雖然只有四縱隊一半，但戰力堅強，常常襲擾敵軍。

總計在桂柳會戰三個月期中，第二縱隊出擊五十二次，斃傷敵一千九百四十七人；第四縱隊出擊一百次，斃傷敵軍三千五百人；已盡到牽制日軍的任務。而他們不斷破壞長沙到漢口的鐵路，日本人根本無法有效使用。並且還曾一度奪回株州，鹵獲大批補給品，擊斃日軍將官一人。

另外在廣東的第一縱隊，廣西的第三縱隊，不論是突擊、情報、破壞各種行動，都很積極，也有很好的成績。

### 河橋遇險衛士制服

雖說「中美合作」的工作，受到美國在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（接替史迪威）的歧視，受到些限制，但梅樂斯和戴笠並不氣餒，仍然連袂到東南一帶，在抗戰的最後時期，協助國軍攻佔大陸沿海地區，還完成聯接海上的補給線。

一九四五年五月，「中美所」接到情報，日皇下令山下奉文大將：「在最少代價下儘速結束戰爭」。日本參謀部選定山東、京滬、杭州、汕頭等四地區集結軍隊。於是建議奪取若干沿海島嶼，並且發動一連串游擊戰，用以牽制日軍行動。此項計劃，得到蔣介石委員長、金氏上將和魏德邁的批准。

自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配合國軍收復

福州後，追擊自福州向北逃竄，以及由浙東樂清、白象南下增援，在平陽會師的敵軍，一路緊追猛打，中途截擊，連克溫州、海門，一直追到桑州。

閩南方面，當年七月初，金門、廈門的日軍「德本先信」旅團主力約三千人，奉命撤往汕頭。「中美所」也配合國軍陸軍及青年團人員，在中美空軍的支援下，沿途追擊，擊斃日軍七百餘人，一直追到廣東高崗。

經過這兩次成功的大規模追擊行動，「中美所」工作人員不僅控制住廈門到汕頭的一百廿五哩沿海地區，而且也控制到五百里外杭州的沿海地區。

戴笠又接獲情報，日軍擬在撤退前燬滅上海。於是，他偕同梅樂斯自建陽前往浙江遂安，與上海潛來杜月笙（上海聞人）的部屬會商保衛上海不被毀壞的辦法。途中經過戴笠的家鄉保安，戴笠留他小住作客。並即再從淳安西橋步行，前往樂平視察「忠義救國軍」。日軍獲知此一消息，派遣兩千人部隊在後面緊追。戴笠和梅樂斯一面撤退，一面下令「忠義救國軍」趕來截擊日軍，斷其歸路。

戴笠他們穿山越嶺到了河橋，卻有四名日本刺客攜帶手榴彈和利刃，潛進到他們的臥室行刺，被衛士們制服。其中兩名是日本人，一名是韓國人；都是在青島附近的倉口暗殺學校受過訓練。另一名則是漢奸，加入過共黨的新四軍。

第二天他們前往浙江行署的臨時所在地湯家灣，又有日軍二千多人襲擊，戴笠讓梅樂斯上山頭暫避，他自己則往來指揮「忠義救國軍」作戰，經過兩天戰鬥，斃敵一百卅二名，傷敵一百五十名；日軍補給線被切斷，不得不倉忙撤退。

戰事剛結束，無線電通訊即傳出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消息。中國戰區即將召開會議，討論若干地區與城市的接收問題。梅樂斯即拍電請派飛機，於八月十三日晨在建甌接他前往重慶。他以一天一夜走了五十英里到達淳安，再以一天一夜時間搭車到建甌，但飛機到第二天下午，才飛到機場。因此，他在八月十五日才趕到重慶，會議已經結束了。

### 發表談話揭開秘密

「中美合作所」在短短的三、四年之內，工作單位廣泛的分佈在幾乎相當於美國整個面積的龐大地區，北自戈壁沙漠邊緣的氣象站，南到南洋印度各地，完成（一）協助美軍，從海上擊潰日軍，（二）配合戰局，從陸上牽制日軍，（三）策應美軍登陸，配合國軍反攻等任務。成果輝煌。但因為保密關係，戰時並未透露公開，而中共「不打日軍，專襲併地方武力，甚至襲擊國軍，破壞抗戰」的事實，反而在美國報上刊出一些「農村改革者對抗日軍的英勇行動」的記載。為了端正視聽，為了不湮沒「中美所」的血汗成果，梅樂

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二日，以美海軍少將，「中美所」副主任的身分，在重慶松林坡公館招待美國駐華新聞記者，發表談話：

「現在戰爭已結束，美海軍在華工作的秘密性，或可因局勢的演變而漸次公開。

「本人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來華，在蔣委員長領導下與戴雨農將軍合作，進行極為順利；雙方合作精神良好。目前「中美所」有美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約兩千三百人，所訓練的游擊部隊和工作人員約五萬人。此自戈壁沙漠南至海南島和南洋印度各地，均有「中美所」人員。總部設在重慶，前進指揮所原設建甌，現已向滬杭推進中。另在全國各地設有廿二個訓練單位，每一個人個單位均有美員參與工作。直接與華方協調聯繫。

「氣象方面：在中國各地設有氣象站，經常以無線電報告重慶，再由重慶以無線電一日廣播四次與尼米茲總部，給予莫大的協助。如無「中美所」的氣象情報，美海軍在太平洋將無法活動。

「游擊武力方面：以「別動軍」和「忠救軍」為主，由華方選派士兵分赴各訓練班，由美海軍人員予以技術訓練，華方人員予以一般訓練，然後予以美式裝備。派赴前方和敵後各地，打擊敵人。惟受裝備人數的限制，其戰術側重於對敵人交通倉儲的破壞、伏擊和突擊敵人；並儘可能蒐集情報。截至目前為止，「中美所」所發出的每一枝槍枝，平均已打死一個半敵人。在湘省的活動，

使敵人無法利用其鐵道和水道作有效的運輸。如此偉大的工作，而我們每月由印度所能內運的物資，僅一百五十噸。「中美所」的一切工作，均賴此一百五十噸物資，所以全美艦隊總司令金氏元帥曾宣稱：「以所得的物資與實際的工作對比，梅樂斯將軍所領導的美海軍成就，在全世界各戰場上，無出其右者」，我們常以此自豪。

「情報工作方面：「中美所」的情報員遍滿全中國，所搜集的情報，有時極為重要，傳遞也極為迅速，同時也充份的加以分發運用。還有，「中美所」的海岸瞭望哨的工作成績，也不容忽視。例如本年初，在海南島的某一瞭望哨，發現敵人大小十一艘運輸船團，在中國海面航行，內有巡洋艦、驅逐艦和大小型運輸艦。當即以無線電報告重慶總部，迅即通知在重慶的潛水艦聯絡官勿伯特中校，轉知其所指揮的潛水艦，告以日船團的方位，將其全部擊沉。另外，我們經常和第十四航空隊密切合作，供給情報，轟炸敵人，對截斷敵人海上運輸，也有很大貢獻。」

在場記者聞聽動容，紛紛詢問美海軍人員在作戰期間，有無實際潛入敵後被俘受傷者。梅樂斯加以答復：

「美海軍人員係與華方人員並肩作戰，經常出入敵後地區。由於戴將軍一再命令部屬，儘可能維護美員的安全，多方加以掩護和保衛，所以被俘和受傷的情事不多。我們

在華的工作，事無巨細，均與華方推誠合作。如無戴將軍和「軍統局」的協助，我們實無法在華推動任何工作。」

同時，他也答復美國記者們有關外間謠言戴笠的傳言，以現身說法的立場，替戴分辨澄清而公諸美國民衆之前，使他們明瞭真相。「紐約美聯社的記者樊四維，根據梅樂斯的談話，於九月十三日撰成新聞稿，拍電回美。」

### 代表聯軍凱旋上海

九月初，當戴笠從各方面加緊部署，積極策進後，東南局勢已經穩定。當時國軍到達上海的只有憲兵一連。長江內外因為戰事關係，中日雙方沉沒的船隻和佈放的水雷，尚未清除。美軍急需使用上海港口，以便接轉物資，和裝運國軍北上接收各大城市。無論美軍和我軍，都需要一位高級軍官蒞臨此一大城。處理緊急事務。因此，戴笠商請梅樂斯副主任先行進入上海。

梅樂斯於九月四日，到達上海，事先在四郊警戒的「中美所直屬支隊」與「忠救軍」，也同時進入市區。代表了中美聯軍的首先勝利凱旋。梅樂斯不但以美國海軍最高軍官的身分，自然成爲當時在上海的美軍統帥，而且也以「中美所」副主任的身分，被擁戴爲「中美所」各直屬支隊和「忠救軍」的最高指揮官。在「中美所」參謀長李崇詩和美軍上校貝樂利的協助下，積極開展工作。

首先，責成日軍合作，清除長江水道的水雷，確保航行安全；並且下令「中美所」在以修水爲中心的行動單位，清除從鄂西的宜昌到上海全長八百哩的水道。

另外，爲了美艦和運輸船能順利進入青島港灣，和大沽口、天津。也派美員克萊默少校前往各該地，責成日軍，釋放被囚禁的英國籍領航員，恢復正常港灣領航作業。

上海的公共設施，雖然由於戴笠事先妥密的安排，以及杜月笙等地方人士的共同維護，未被日軍激烈份子和共黨潛伏份子所破壞，但最重要的上海發電廠的發電能力，一直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水準，以致水電供應和下水道的暢通，問題重重。於是，他再派員責成日軍讓出佔用房舍，釋放電力廠的英商技術人員、經理人員；解決他們的生活，恢復工作，限期解決上述問題。

九月九日，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的儀式，在南京舉行。但美軍方面，並未邀請梅樂斯參加觀禮。這對他來說，當然是不禮貌也最不公平的。但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的何應欽將軍，並沒有疏忽這件事。特地邀請他以海軍顧問的身分，參加觀禮。

### 生病返美不勝依依

戰事已結束了，「中美合作所」機構，還有中美情報繼續合作的問題，美國的陸軍與海軍有不同意見。海軍基於事實需要，陸軍卻基於政治因素和人事好惡。梅樂斯夾在

中間，非常痛苦。

海軍希望以「中美合作所」的良好合作基礎，成立一個新的合作機構。並且指令梅樂斯繼續進行氣象服務。梅樂斯則堅決的主張新的機構，仍需與軍統局、戴笠將軍合作。他認爲：

「當戴雨農將軍主持中國情報工作時，如果美國要想在中國取得交換情報之利，而竟不與他聯繫，簡直是不切實際的空談。」

陸軍，尤其魏德邁主張「中美合作所」立即結束。所提出的理由，竟然是：「我們合作的對方戴笠將軍，他所關心的是維持「黨專政」。也有人主張「戰後在華的情報組織，絕不可與戴某的組織發生任何關聯。」

這項分歧爭論，弄到美國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上，結果：陸軍支持魏德邁，海軍和國務院支持梅樂斯。於是他接到訓令「中美所」逐漸結束。這當然更引起魏德邁對他的不滿。

當時，梅樂斯非常忙碌，過份疲勞，在上海時已經依賴藥物支持他的精神體力。同時，更由於他對「中美所」今後繼續合作問題特別熱忱；他那「以俄共爲假想敵人，和戴將軍密切接觸，繼續精誠合作」的見解理想，在當時美國致力「促進國共和談」的大前提下，和部份人士：「因爲戴笠堅決反共，而必需將他排除」的情勢之下，因此使他感到憂慮焦燥。曾經發抒他的感慨說：

「戴雨農和那些最密切的工作人員，是

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有事實表現的正當人。但卻反而被人基於一種正當法庭所決不接受的偽證，施以廣泛的譴責，甚至被一些對事實真相不求甚解的人，要把他從政治上消滅！

因此，當九月十九日美海軍金凱特上將到達上海時，梅樂斯就向他提出回國休假的要求。得到准許。因為美海軍已經安排他的新職為「美軍駐華海軍司令」，歸第七艦隊節制。

因為金凱特上將要去重慶晉謁蔣主席，所以梅樂斯與赫爾利大使先于九月廿一日同機飛赴重慶，預為安排晉謁時間與禮節事宜，當廿二日梅樂斯晉謁蔣主席返回「中美所」後，即因生病不得先送回美國休養。

他的部屬馬力斯事後寫信給梅樂斯夫人，形容他的病況說：

「他不斷的開會、討論、打勝仗，接待金凱特將軍，沒有睡眠。堅持應與戴笠將軍合作，憂慮共產黨徒的陰謀，使他身心無法承擔。」

中國政府對梅樂斯數年來從事中美合作的輝煌貢獻，非常感慰，特別贈頒大授雲麾勳章一座，派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和「中美所」的主任秘書潘其武，於梅樂斯飛離重慶之前，前往頒贈，並由毛人鳳朗誦頌詞。

戴笠親往機場送行，不勝依依；而從此遠隔重洋，天各一方，竟成永別。

### 精神志業永垂久遠

一九四七（民國卅六）年初，梅樂斯復出，接任美海軍「哥倫布號」巡洋艦艦長，重新來到中國。當戴笠於三月十七日因空難殉職後，戴笠的繼承人鄭介民與他商訂戴笠的喪葬時期，希望他能屆時參加葬禮。經海軍柯克上將向華府請示。國務院復電不准。柯克只好特准他穿著便衣，以私人身分參加。

民國四十八（一九五九）年三月十七日，戴笠殉職十三週年時，已經退休的梅樂斯中將，正患癌症，在其明知生命不久的絕望心情下，特地自美國趕來台北，參加一次紀念會，並且當眾作沉痛的致詞：

「我追隨戴將軍工作三年，學到了許多在美國學不到的本領，戴將軍生平只知道有國、不知有家、只知道有公、不知道有私、只知道有前進、不知道有困難。戴將軍偉大的人格，將永遠活在『中美合作所』每個老同志與各位的心裡！」

會後，並且在「戴雨農圖書館」之前植樹紀念；當時他悼念故知，熱淚盈眶，悲痛不能自己。

一九六一（民國五十）年他因癌症逝世，他的夫人將他生前蒐集的有關「中美合作所」的資料，以及未完成的回憶錄，委托曾在戰時駐華記者的名作家丹尼爾（Daniel Charrie Daniel）續撰完成，書名「另一種戰

爭」（A Different Kind of War）於一九六七年在美出版。

綜觀梅樂斯一生，出身軍旅，服役中國多年，足跡遍及東南亞、中東。二次大戰時，適逢時會，得代表美國海軍，與我國從事情報技術合作。

雖然僅僅短暫的三年，但他對整個戰局的貢獻卻很大，尤其開美國與各國合作能始終融洽、績效卓越的先例。而其與戴笠之間的相知互勉，精誠感應，也是非常難能罕見的。真有如俞伯牙與鍾子期的生死情誼，俞、鍾同為本國人；而他與戴笠則是異國兄弟。

實際上他是最能了解戴笠的為人心性志趣，和事業成就的人，超過他的美國長官甚至我國的一般官員。二人合作的短短三年，正是他事業上，發露光輝的極盛時期；也是他生命上極具價值的時期。而其遺著「另一種戰爭」，正足以代表此一特徵而永垂久遠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  
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  
六五三一·五〇八四二〇  
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  
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 
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。